

【專號論文】 Feature Article DOI: 10.6163/TJEAS.201712_14(2).0002

毛奇齡《詩經》學域外傳播研究的反思—— 以朝鮮正祖《詩經講義》為例

Reflection of Mao Qiling's *Shijing* Studies
Outside of China: Joseon Jeongjo's Book of *Shi
Jing Jiang Yi* as an Example

邱惠芬

Hui-fen CHIOU*

關鍵詞：毛奇齡、《詩經》學、正祖、《詩經講義》、域外傳播

Keywords: Mao Qiling, *Shi Jing*, Joseon Jeongjo, *Shi Jing Jiang Yi*, Outside of China

*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摘要

朝鮮正祖治《詩》立場以朱子為正統，其《詩經講義》中與抄啟文臣間問答的形式，與毛奇齡《詩經》學專著的問答體例，異曲同工；而在《詩經》的內容觀點闡釋上，也涵蓋了毛奇齡《詩經》學專著中所有探討的問題，可見是探討毛奇齡《詩經》學在域外傳播的研究影響及定位的重要文本。考察中國《詩經》學史對於毛奇齡的《詩經》研究，大多論評毛奇齡批判朱熹說法的錯誤，以及肯定他博辨考證的成果，而不探討他《詩經》研究的思想及方法的運用，故毛奇齡研究《詩經》的獨特性，並沒有真正被完全掌握。韓國學者雖然能關注正祖朝對毛奇齡說法的接受及影響，但對於正祖與臣子如何引用、批判毛奇齡說法，同時也對朱熹說法進行反思及討論，也缺少方法上的演進以及朝鮮《詩經》研究獨立性的探討。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position of *Shijing* by Joseon Jeongjo was based on Zhu Xi's argument. The format of recording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courtiers in *Shi Jing Jiang Yi* was similar to Mao Qiling's work about *Shijing*. *Shi Jing Jiang Yi* also discussed all the issues articulated in Mao's writings. *Shi Jing Jiang Yi*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material for people wh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Mao's study outside of Joseon's territory. Previous studies of *Shijing* mainly commented on Mao's criticism of Zhu's mistakes and discussed the solid research by Mao. These studies did not extend their discussions to Mao's thoughts and methodology. Therefore, the uniqueness of Mao's study of *Shijing* was not fully explored. Korean schola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whether and how Joseon Jeongjo and his courtiers accepted and influenced Mao's work on *Shi Jing Jiang Yi*. However, these scholars ignored the importance of analyzing how Joseon Jeongjo and his courtiers cited and criticized Mao's argument. In addition, these Korean scholars might need to adopt more progressive methodologies to explore the uniqueness of studying *Shijing* in the Korean context, which is worth investigating in future.

壹、前言

朝鮮正祖李祘（1752-1800）《詩經講義》一書反映了朝鮮王朝研究《詩經》的盛況，既是研究韓國《詩經》學必要的參考資料，也是中國《詩經》學域外傳播研究不可忽略的一環。在這個由君王主導的學術活動裡，君王御制的條問與五十八位抄啟文臣的條對中，有關《詩經》基本問題、字義訓詁、名物制度、詩旨文義以及朱子淫詩辨等主題的探討，以及引證的資料與詮釋論述，不僅彰顯正祖治《詩》的思想態度及立場觀點，更可見朝鮮後期《詩經》詮釋與中國《詩經》學研究發展的容受情形，特別是毛奇齡《詩經》研究在域外朝鮮的傳播研究情形，對於《詩經》學史甚或經學史的書寫反思，均極具意義價值且值得關注。

過去對於正祖《詩經講義》的研究視域，大抵上有兩個面向：第一，是專就《詩經講義》文本所進行的研究，如金文植《朝鮮後期經學思想研究——以正祖與京學人為中心》、¹金秀旻《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²張寶三〈朝鮮正祖《詩經講義》論考〉、³金興圭《朝鮮後期《詩經》論和詩意識》、⁴金基喆《朝鮮正祖大王與丁若鏞問答《詩經》之研究》、⁵沈慶昊《李朝的漢文學和《詩經》學》、⁶李炳燦《正祖朝的詩經講義研究》、⁷楊沅錫《朝鮮後期文字訓詁學研究》、尹炫晶《朝鮮朝正祖親撰「五經百篇」的編纂書志的研究》等。⁸第二，是從《詩經講義》受到

1 金文植：《朝鮮後期經學思想研究——以正祖與京學人為中心》（首爾：一潮閣，1996年）。

2 金秀旻：《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年）。

3 張寶三：《東亞詩經學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425-499。

4 金興圭：《朝鮮後期詩經論和詩意識》（首爾：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82年）。

5 金基喆：《朝鮮正祖大王與丁若鏞問答詩經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1年）。

6 沈慶昊：《李朝的漢文學和詩經學》（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論文，1989年）。

7 李炳燦：《正祖朝詩經講義研究》（忠南大學碩士論文，1994年）。

8 楊沅錫：《朝鮮後期文字訓詁學研究》（高麗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尹炫晶：《朝

中國解《詩》方法、經學活動以及個別學者影響，進行分析比較，如劉毓慶、張安琪論述朱子《禮》學東傳，促成朝鮮王朝以《禮》解《詩》詮釋方式的傳播影響；⁹梁立昌揭示朝鮮後期受到中國清朝新注影響，面對朱熹說《詩》正統性受到挑戰，所採取的詮釋策略修正。¹⁰他如李炳燦聚焦在中、韓學者說《詩》等爭論問題，¹¹于衍存就《詩經講義》背景與東漢白虎會議，¹²以及千基喆統計分析正祖引用毛奇齡說《詩》意見、¹³金秀炅析論正祖與毛奇齡《詩》說、內容特點等。¹⁴

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正祖《詩經講義》與朱熹、毛奇齡等《詩》說，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對於朝鮮《詩經》學與中國及朱熹、毛奇齡等人說《詩》的容受情形，甚或朝鮮文人治《詩》的獨立開創性等，未能更深入細緻的探究。大抵而言，朝鮮學術以朱子為學術依歸，但好學能文的正祖崇尚王陽明心學，《詩經講義》的體例、內涵、君臣對毛奇齡批判朱子的容受與辯證情形，甚至朝鮮晚期朝通經致用、實學發展的轉折變化關係，都是正祖《詩經講義》極為重要的研究線索。然在中國《詩經》學乃至經學史的書寫上，對於毛奇齡《詩經》研究在域外傳播的研究影響及定位，迄今尚未有專文論述。

故此，本文所考論者，主要有三：第一，朝鮮正祖與《詩經講義》的立場；第二，《詩經講義》與毛奇齡《詩經》研究的容受情形；第三，毛奇齡《詩》學研究的反思。期以透過釐清、分梳朝鮮正祖朝與中國境內

鮮朝正祖親撰「五經百篇」的編纂書志的研究》（成均館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 9 劉毓慶、張安琪：〈韓國李朝《詩經》學以《禮》解《詩》的文化意義〉，《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3期（2014年5月），頁47-51。
- 10 梁立昌：〈李朝時期韓國詩經學的發展探究〉，《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4卷第1期（2015年2月），頁25-27。
- 11 李炳燦：《韓中詩經學研究》（首爾：保景文化社，2001年）。金秀炅指出其而其將論述重點仍放在爭論問題上，因此沒有涉及爭論點之外的問題。可見韓國朝鮮時期《詩經》還有進一步梳理的空間。見氏著：《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頁2-3。
- 12 于衍存：〈白虎會議與詩經講義——中朝古代詩經研究之比較〉，《延邊大學學報》，第39卷第4期（2006年12月），頁31-35。
- 13 千基喆：《正祖朝詩經講義對毛奇齡說的批判與吸收》（釜山大學漢文學科博士論文，2004年）。
- 14 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頁73-81。

《詩經》學發展的影響關係，重新檢視及定位詩經學史上的毛奇齡。

貳、 朝鮮正祖與《詩經講義》的立場

一、知行合一的學術思想

朝鮮正祖不好聲色，而喜談經說詩，《日得錄》載其醉心與諸臣討論文義，商榷古今，最以為樂事。¹⁵正祖於世子時期接受書筵教育開始，便專注認真在學問上，也曾對經筵講《詩》進行梳理的工作，¹⁶是朝鮮王朝極具學術性格的君王。一七七七年即位後，除了善述先王研《詩》強調修己成德，敏於時政，崇儒重道，同時強化君權，提倡文治政策。他因為感慨經筵官所陳文義過於草率，未能釋義解惑，¹⁷而云：

臣以予於經筵，不甚發難，或疑以倦於講學而然，此則不知予意者也。近來講官之熟習經術者尠少，若質問疑義，討論奧旨，或不能敷對；又或有妄發，則其為無聊，當復如何。此予所以寧受

-
- 15 〔朝鮮〕正祖：〈文學一〉，《日得錄 一》，《弘齋全書》，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67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1年），卷161，頁149。載言：「予於聲色馳騁。無所嗜好。而人間可喜事。無過於萬幾之餘。與數三文士。談經說詩。討古證今之為有益身心也。」、「罷朝之後，竟日看閱書卷，常至夜分〔……〕故時引諸臣，或討論文義，或商榷古今，不但有益於身心，予以此最以為樂事。」
- 16 正祖：〈文學二〉，《日得錄 二》，《弘齋全書》，卷162，頁181-182。載言：「予自少喜讀書，雖倥傯膠擾之中，未嘗不日有課程。所讀經史子集，約略默計，其數甚夥。欲作讀書記，以四部分其類。每書下，又以撰人與義例詳註之，而未附以何年誦讀。己意評駁，作為一書。蓋不特味茲題品，人皆可以廣周見。予亦清燕之暇，閒加披閱。平生工夫。歷歷在目，必多有警省處也。」
- 17 正祖：〈文學二〉，《日得錄 二》，《弘齋全書》，卷162，頁183-184。載言：「抄啓文臣，亦漸不如前，豈才之罪也？即諸文臣不勤課業之故也。勸懲之法不可無，此閣臣之責。而近來人，此等小事，亦欲避諱，何事可做？」

不勤學之名，而不欲貽無聊於講官也。¹⁸

由此可知，正祖對於經講官不熟習經術奧旨，無法論學專對的無奈。故其整備奎章閣制度，一七八一年甄拔青壯派學者供職於奎章閣，且開設「講」、「制」兩種課程。抄啟文臣被「賜假讀書」，夏、冬之際，更可在家應試御制條問以專對。《弘齋全書》之《經史講義》便是御制條問與抄啟文臣條對的記錄。¹⁹

正祖二年，在大司成柳愨的建議下，召集了三十七歲以下的官員學者，進行人才培育。²⁰其云：

士子之不務經術久矣。予之設置抄啟文臣者，予意非但為年少文臣之勸課而已，庶幾年少儒生之聞此而興起也。²¹

可知當時士子偏廢經術，年輕文臣只習功令文字的學風。²²所以，抄啟文臣制度的設立，目的在於振興學林風氣及培育人才。

此外，正祖主張士大夫的廉恥名節皆由讀書而來。云：

讀書之人，細務雖或迂闊，大處自有操持。故士大夫之廉恥名節，都從讀書中出來。而不讀書之人，才具也，智謀也，雖或超出等夷，畢竟田地欠闕，成就蔑劣。予所以設置抄啟，獎勵文臣者，未必不為治法之大根本大要切。²³

18 正祖：〈文學一〉，《日得錄 一》，《弘齋全書》，卷 161，頁 149。

19 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頁 68-69。

20 正祖：〈御定二·周易講義五卷〉，《羣書標記》，《弘齋全書》，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67 冊，卷 180，頁 506。

21 正祖：〈訓語一〉，《日得錄 十四》，《弘齋全書》，卷 174，頁 392。

22 正祖：〈文學三〉，《日得錄 三》，《弘齋全書》，卷 163，頁 202。載言：「只為近來年少文臣，略習功令文字，才決科則便已束書不讀。六經之書，則懵然莫知其何語。故欲使之粗習於面前易知之文義而已，此輩竝與此至易之事而不能焉，念之悶然。」

23 正祖：〈文學二〉，《日得錄 二》，《弘齋全書》，卷 162，頁 180。

此亦可以明瞭設置抄啟文臣制度，是為爬羅剔抉，刮垢磨光。正祖並期許士子對經籍的闡釋，能多留意於日常行事，務使言行合一。此乃與王陽明後學倡導「百姓日用穿衣即是道」的思想一致。²⁴因此，抄啟文臣制度不僅翻轉了傳統經筵的教化性闡釋，轉變而為學術研究發展的趨向目的，實具培育切問近思、言行皆備的文臣的時代意義。

然而，數年後，正祖檢視抄啟文臣仍殫精竭慮在功令程式的文字窠臼中，課講內容依舊拘限於章句訓詁，御制條問的應對內容，或窺陳編以盜竊，或膚淺粗疏缺乏創見，成果不如預期，進而省思自己倡導不功，且究責文臣的不用心。²⁵對此，韓國學者金秀炅專就正祖朝的經筵教育制度以及引進中國解《詩》成果，說明《詩經講義》活動之內部與外部的動因。²⁶

二、尊周思明，以朱子學術為依歸

十八世紀是中國、朝鮮雙方同為最鼎盛的時期（1736-1795）。因為修改曆法的需要，順、康時，朝鮮便不定期派觀象監官員參加使團，前往清朝學習天文曆算，並購置有關書籍。²⁷正祖對燕行購書有相當的規定與堅

24 正祖：〈文學三〉，《日得錄 三》，《弘齋全書》，卷 163，頁 203。載言：「諸文臣講論之際。必各著意於喫緊日用措諸事為之義，使書與我為一，言與行相須，而毋徒以說心說性名目字句之間為務，方是切問近思之學。」

25 正祖：〈文學一〉，《日得錄 一》，《弘齋全書》，卷 161，頁 149。載言：「近來抄啟文臣，所講者不過章句訓詁，所習者亦不出功令程式，而以其殫精專治，日不暇給之故。聽言觀貌，足知為文字科白中人。其視閒漫徵逐，博弈以遊嬉者，奚啻萬萬哉？」
正祖：〈文學二〉，《日得錄 二》《弘齋全書》，卷 162，頁 180。載言：「而行之數年，漸不如初。講則口讀程課，如小兒之初入學。製則裨販剽竊，掇拾塗澤，苟冀目前之塞白，而問亦有不成說者〔……〕。此固予不善導率之致，雖然諸文臣，其能無負予之罪乎？」

26 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頁 42。

27 劉為指出朝鮮人最好書，不論經史子集、小說異書都要收購，甚至不惜重金收買。書籍流入朝鮮後，便被翻刻刊印，廣泛傳播。乾隆和朝鮮正宗互相唱和吹捧，朝鮮使團的購買書籍文物活動也達到了最高峰。《備邊司謄錄》，第 16 冊（果川：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82 年影印本，頁 588、981）亦記正祖十一年（1787）便對近來購自中國「乖世道而害正學」的異端不經之書，予以嚴禁。然而，清廷在兩國交流活動中，採取主動的態勢，利用朝鮮使團向朝鮮輸出漢文化，通過賞賜朝鮮國王和使者的大量漢文典籍、匾額和文化用品。其中，又以雍正、乾隆朝賞賜的漢文典籍最多。雍正所賜有《周易折衷》、《朱子全書》、《康熙字典》、《性理精義》、《詩經傳說匯纂》、《韻與聞微》

持，²⁸而朝鮮君臣對於清帝國不識儒家禮儀與朱子之學，是十分輕視的。²⁹一七七六年，燕行使臣到中國購買《四庫全書》，然因尚未編纂完成，而轉買《古今圖書集成》。儘管朝鮮學者洞察了康熙、乾隆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及《四庫全書》的行為目的，無非是「騎天下士大夫之項，扼其咽而撫其背」的手段，³⁰但仍一邊批判中國刊印的經書有違士人居敬的工夫，一邊將購置回來的《古今圖書集成》重新裝冊、編目錄題字、翻曬、校正目錄，並積極鼓勵文人取資以從事築城、製圖、考證、輯佚等，³¹甚至還從禁偽書出題策問以試士等，³²足見正祖與清帝國間雖保持著融洽的關係，但基本上在尊周思明的情懷及立場下，仍以朱子為中正無偏的孔孟正脈的中

-
- 等，而乾隆除經常賜予禦書「福」字箋、禦制詩章、禦制匾額外，《四庫全書》、《仿宋版五經》、《明史》等都曾作為特賜禮品送給朝鮮。詳見氏著：〈朝鮮赴清朝使團的文化交流活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0卷第3期（2001年9月），頁76。
- 28 正祖：〈文學五〉，《日得錄 五》，《弘齋全書》，卷165，頁235。載言：「蓋以唐本則卷帙輕薄，而易於披舒。臥看敲閱，胡抽亂拈，無往不便。故樂放縱惡拘檢者，舍此取彼。是亦急情擾雜之所由然也〔……〕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自己一心，先已慢了。心一慢而萬事無做得就之理。願予不止為此箇人憂，誠大為世道懼也。此所以禁燕行之購書，置鑄所而印書也。」又孫衛國指出，正祖尊周思明的思想立場，也可以從正祖為林寅觀等九十五名臺灣鄭氏官商築壇以祭奠恩恤，看出儘管正祖朝與清朝關係已相當融洽，但內在文化心態上，尊明貶清的思想並沒有實質上的變化。見氏著：〈義理與現實的衝突——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之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漢學研究》，第25卷第2期（2007年），頁187-210。
- 29 葛兆光指出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與中國人的「閉婚喪禮」對話，可看出朝鮮使者輕視清帝國的風俗，同時表現的是對本國堅持儒家禮儀、風俗端正的自豪。見氏著：《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46。而洪大容亦以朱子之學是「中正無偏，真是孔孟正脈。」見氏著：《乾淨筆譚》下，《湛軒燕記》，收入《燕行錄選集》，上冊（首爾：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1960年），卷6，頁412。
- 30 〔朝鮮〕朴趾源《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卷4，〈審勢編〉，頁219。載言：「其豪傑敢怒而不敢言，其鄙佞因時義而為身利，一以陰弱中土之士，一以顯受文教之名，非秦之坑而乾沒於校讎之，非秦之燔燒而離裂於聚珍之局。嗚呼，其愚天下之術可謂巧且深矣。」
- 31 金鎬：〈《古今圖書集成》在朝鮮的傳播與影響〉，《東華漢學》，第11期（2016年6月），頁251。
- 32 正祖：〈文學三〉，《日得錄 三》，《弘齋全書》，卷163，頁194。載言：「下教于冬至正使朴宗岳曰，今日因試士，用禁偽書發策問，而卿適當專對之任，行將出疆，召卿見之。蓋行人之責，不輕而重。至於購買書籍，乃是使臣之末事。聖賢經傳諸子百家之流出東國者，殆將充棟宇汗牛馬，而顧皆束閣不觀，惟明清以來稗官雜記 違理悖常之書，貪多而務求，燕肆賣買，相望於道路，予甚病之。且好書者未必富書，富書者亦未必好書。只將見在之書，足做成好箇文章。安用不經之說，盡壞了許多門路。」

心思想，以朱子學為官學。

正祖認為帝王之學仍當以經傳為主，³³經義攸關世教的興衰，應加以梳理，掃其訛誤。由於朝鮮取士科目以及講師教授多以《五經大全》為主。其中，部分句讀及訓釋上的錯謬，尚未能考定。³⁴而正祖認為清初考訂之學雖能尋摘古人所云差謬之處，但旁徵博引以為己說，能寫好文章者少，且離格致之學甚遠。³⁵其云：

近來工於經學者，絕無聞焉。并與句讀訓詁而茫昧，若反鏡索照，所謂經學也非別件物事，如日用飲食，人人有之，人人行之。今則專事科白文字，染梔塗蠟，以取媚於一時主司之眼目。雖科白文字，不能本之經術，〔……〕若不從事於經義，則雖大家數好地處，一切勿擬於清華文任，則似可有淬礪之效耳。³⁶

可見正祖對士人專事科舉文，而不諳經學的情形的批判。他認為經學與人的日常生活無別，所以主張以居敬工夫讀聖賢經訓。然而，這樣的想法隨著後來《四庫全書》新本傳入後，正祖也很快的翻讀，並發現過去不

33 正祖：〈文學五〉，《日得錄 五》，《弘齋全書》，卷 165，頁 229。載言：「帝王之學，當以經傳為主，而《史記》又是急先熟讀者。蓋聖帝明王治法政謨，名臣碩輔鴻功偉烈，不可不於幼冲之時習而知之。」

34 正祖：〈文學一〉，《日得錄 一》，《弘齋全書》，卷 161，頁 151。載言：「我朝科目之取士，講師之教徒，率以大全為主。故凡其句讀乖舛，訓義顛錯，至于今莫可考定。而至於諺解音釋，尤見其多失本義〔……〕聞文王作，毛奇齡所以譏朱子，而諺解則反從毛釋。種種紕繆，難以殫舉。夫經旨之顯晦，實關世教之汗隆。如欲明道法正學術，不可不亟加爬櫛，一洗其訛誤。」

35 正祖：〈文學二〉，《日得錄 二》，《弘齋全書》，卷 162，頁 181。載言：「人之最稱博雅者。考據辨證之學強半。就古人已成之語。鈔謄一過。作為新見。此可以欺兔園村學究。而一使汎濫者寓目。得不齒冷乎。大抵近來所謂名儒皆此類。為學者不可不擇術也。」正祖：〈文學三〉，《日得錄 三》，《弘齋全書》，卷 163，頁 197。載言：「目今文體之日卑，至於莫可收拾者，即考訂之學，有以啓之。出自家杼軸，能列之作者樊籬，則自度其不能。故於是乎尋摘古人所著中地理人名世代譜系之或有差誤者，旁引曲援，敷衍為說，全以滿卷充編，為究竟法。」正祖：〈總經二·大學〉，《經史講義 四十四》，《弘齋全書》，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65 冊，卷 107，頁 173。載言：「名物之家，訓詁之流，紛然弊精於識小之工。以至近世考證之學，其小愈甚，而其去格致也愈遠。然則真正格致，當於誠正上用力。」

36 正祖：〈文學三〉，《日得錄 三》，《弘齋全書》，卷 163，頁 197。

肯過目的新購燕本圖書中，不少所言合理且可取資者。³⁷

三、學文宗經，力倡文體反正

朝鮮王朝立國治法，效倣宋代，文體尊崇歐、蘇。正祖輕視險怪尖酸的明清卑弱文體，以明人文章王陽明為第一，清人則以毛西河堪稱鉅匠。³⁸正祖主張學文當宗六經，以朱子為依歸。其云：

學文者，當宗主六經。羽翼子史，包括上下，博極今古，而卒之會極於朱子書。然後其辭醇正，而道術庶幾不差誤。况文章之道大矣，治教之汙隆也，風俗之醇漓也，人心之正僞也。視此為高下升降，而十卜其八九。獨怪夫近世為文之士，厭菽粟而嗜龍肝，毀冠冕而被侏儒，自知學識不及古人，力量不及古人，則乃反舍正路而求捷徑，剽竊稗官小說之字句。又就明清諸子，蹈襲奇僻，自為標寘。曰我學先秦兩漢，而非先秦兩漢矣；曰我學唐宋，而非唐宋矣，都是假汨董履法帖之錮人賞鑒者也。以是之

37 正祖：〈文學一〉，《日得錄 一》，《弘齋全書》，卷 161，頁 157-158。載言：「今人好看新書，予切惡之。新購燕本，不肯掛眼。近因《四庫全書》新本，見明本釋宋劉荀所撰。荀即劉文肅摯孫也，學有淵源。書中所引用，皆是六經語孟及濂洛諸賢之語。《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經籍考》皆不載。惟皇朝文淵閣書目，《經籍志》有之。《四庫全書》編輯時，始彙集之。〔……〕大抵言多合理，門路甚正，不可以新購本忽之。大抵偏處歸於病痛，以新購本不見之故。此冊得置者今近十年，今日始見之。」

38 正祖：〈文學一〉，《日得錄 一》，《弘齋全書》，卷 161，頁 145-146。載言：「明清以來，文章多險怪尖酸，予不欲觀。今人好看明清人文集，不知何所味也。豈亦有味，而予不能味之耶？」、「我朝立國規模。專倣有宋。非但治法之相符。文體亦然。如歐蘇等文。皆可謂黼黻皇猷之文。足驗治世氣象矣。至於明清文集。專事藻繪。無一可觀。今人之喜看明清文者。誠莫曉其故也。」、「予雅不好聲色。萬幾之餘。所消遣者。惟是墳典已。而至於稗官俚語。自幼至今。一未嘗經眼。蓋此等文字。非但無益於。其流之害。移心蕩志。有不可勝言。世之不務實學而務外馳者。予甚惜之。」頁 148 載言：「今人多愛明清文集。此甚可恠。明文章則當以王陽明為第一。歸震川張太岳集亦可讀。清人則惟毛西河足謂鉅匠。而學問徑路不正。邵青門集。又或以為與唐宋八大家相上下。故取看則即是平平。豈文眼各不同而然耶。政坐於務華而好奇也。」正祖：〈文學三〉，《日得錄 三》，《弘齋全書》，卷 163，頁 193。載言：「明三百年。作家輩出。而絕無好箇文章。惟王陽明當屬第一。」

故，世道日就澆漓，士風日趨浮薄。清廟琴瑟，寂寥無聞。而小品綺羅，日傳萬紙。予於此未嘗不深惡切痛，而莫知救正之術也。³⁹

可知正祖對於士子輕浮、世風澆薄的風俗習尚，深惡痛決之一斑。正祖自述尊慕而表章朱子，無所不用其極，曾手校、手鈔朱子編述諸書，未嘗懈怠。⁴⁰面對明末清初小品文的風靡習尚以及稗官小說的盛行，以及對朝鮮文壇產生的巨大衝擊，為了強化王權，正祖以朱子學「道文一致」的文學觀，強調六經古文的純正文風，提出「文體反正」的運動。中國《四庫全書》的出現與傳入，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也更加堅定了正祖肅清文風、糾正文體的信念。⁴¹

參、《詩經講義》與毛奇齡《詩經》研究的容受情形

《詩經講義》乃正祖長達十七年（1781-1790）間，與抄啟文臣分別進行五次的學術活動成果。收錄於《弘齋全書》之卷八九至卷九二，以及卷一百六、卷一百八等共九卷，分別由文臣洪仁浩、徐有槩及金熙朝等人編次而成。《詩經講義》的體例是每則條問下，大多一則條對，少部分有二則。五次的學術活動中，五十八名的抄啟文臣至少被選錄一則，同一則條問可能同時有數位抄啟文臣條對，但每則條問僅選錄一至二則條對。

39 正祖：〈文學三〉，《日得錄 三》，《弘齋全書》，卷 163，頁 193。

40 正祖：〈文學五〉，《日得錄 五》，《弘齋全書》，卷 165，頁 234。載言：「教筵臣曰，予於朱子，尊慕而表章之者，靡所不用其極。於其書，有百選輯要等手所編述者，大全集與遺書語類諸書，反復莊誦，拳拳服膺。嘗為之手校，為之手鈔。蓋自童習，式至于今，未嘗或懈。而但念朱子平生纂述，極其博。自經書集傳、集註、章句、通解或問以外，片言單辭之散見而錯出者。何莫非精義達辭。則囊括廣蒐，又將不知其為幾何。每欲勒為一通之書，集其大成，纖悉靡遺，以其事鉅而工博，有未可以遽議而驟圖也。嘗所斷斷而姑未之克就，有志者事竟成，會當有遂此苦心之日矣。」

41 陳冰冰：〈《四庫全書》與李朝後期的文壇動向〉，《長安大學學報》，第 13 卷第 4 期（2011 年 12 月），頁 107。

一、《詩經講義》的觀點立場

正祖年少即喜讀《詩》，曾云經疏中，以《周禮》、《毛詩》最好看，愈讀愈覺有味。⁴²而經傳中最不易知曉者，卻是《詩》與《春秋》。其云：

經傳中最不可曉者，即《詩》與《春秋》。他經雖多奧義，細究屢繹，自然生出蹊逕來。至此兩經，聖人垂戒，作者起感，各有當時之所以然而然者。屬辭之或微或婉，或隱或見；取義之或興或比，或諷或美，後人何以知所以然之故乎？是以左氏與公、穀不同傳，毛萇與韓嬰為異義，皆由於暗中摸索。⁴³

此正祖以《詩》不易瞭解者，乃《詩》之比興所取之美刺涵義，令後人無法理解所在，而《詩》因每有言外之意，不似《春秋》一字以褒貶，故《春秋》不可泛看，《毛詩》不可泥看。如子曰「思無邪」當如朱子解作「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⁴⁴

根據對《弘齋全書》的引文分析正祖的閱讀行為，可以發現正祖強調經世之學，而且是身、心整合的正確閱讀態度。《弘齋全書》中引述的經典中，最被廣泛引用的是《詩經》。⁴⁵

42 正祖：〈文學三〉，《日得錄 三》，《弘齋全書》，卷 163，頁 188-189。載言：「予少頗耽詩，上自三百篇，下至宋明諸家。欲窺其藩籬，掇其英華，亦往往見作者筆意而得其妙悟。旋以為無益而害工，一切拋棄者。今且二十年于茲，近覺氣不平，故取諸集之性所喜者，披閱數過，頓覺意思寬敞，是為詩觀之緣起。」、「詩三百篇，愈讀愈好。讀之彌久，彌見其味。如『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即此四句，試一諷詠，泐泐然有無限意思，不啻如〈清廟〉之瑟壹倡而三歎。」

43 正祖：〈文學三〉，《日得錄 三》，《弘齋全書》，卷 163，頁 200。

44 正祖：〈文學一〉，《日得錄 一》，《弘齋全書》，卷 161，頁 159。載言：「《春秋》一字有一字之義，《毛詩》每言有言外之義，均是經也。《春秋》不可泛看，《毛詩》不可泥看，學者不可不知也。」、「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此朱子說也。今人以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一句，誤認以三百篇之意皆然，所謂蔽之云者，猶冠字義。」

45 김효진: 《弘齋全書의 인용문헌분석을 통한 正祖의 독서 행태 연구》(梨花女子大學碩士論文, 2011年)。

今略歸納正祖《詩經講義》解《詩》觀點立場，分別論述：⁴⁶

1. 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

正祖以善於觀《詩》的人，當能推詩之言外意旨以求聖人天道，指出敦厚溫柔為《詩》教，《詩》義在興觀羣怨，至於《詩》的功用在於感發警戒，故讀《詩》當本孟子「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2. 《詩》之難讀在於美刺，說《詩》當先釐清古今聚訟

正祖《日得錄》中以讀史能鑑往知來，資古鏡今。漢儒重經術而崇尚《春秋》褒貶，引《詩》所重在於美刺，是為史道。⁴⁷所謂「《詩》者，關世道係治忽」。⁴⁸所以，說《詩》當以朱子《詩集傳》作為依歸。但因《詩》之美刺指涉異同，說《詩》者徒求活潑流動，以致歧說難解，故主張說《詩》理當釐清聚訟紛爭。

3. 辨明曲折起興以味《詩》

《詩經講義》中正祖對於《詩》之興義取喻特別重視，此可由起興之義、興兼比義、興體變例、反興的設問等探討玩味，看出一斑。指出起興之義乃由日用慣習飲食等而取喻；⁴⁹興兼比之義的重點在於入題、不入題；

46 有關正祖《詩經講義》解《詩》觀點立場，另有〈朝鮮正祖《詩經講義》問答內涵研究〉一文探討，將刊於《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10卷第2期（2017年12月）。文中分別就「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詩之難讀在於美刺」、「說《詩》當先釐清古今聚訟」、「《毛詩》後出而優於三家」、「辨明曲折起興以味《詩》」、「鄭衛淫詩與二南同列，具勸懲功用」、「吸納清儒以平議朝鮮東儒」等探論之，可互相參照。

47 正祖：〈文學二〉，《日得錄 二》，《弘齋全書》，卷162，頁186。載言：「讀書，史為最切。纔看一事，便瞭其利害；纔考一人，立辨其賢愚。若其能瞭於往事，能辨乎前人，則資古鏡今，效驗日來。漢重經術，而《詩》有美刺，《書》謹誥訓，《春秋》嚴褒貶，皆史之道也。故漢儒專學，尤尚《春秋》，國家大議，動引《詩》、《書》，此亦其最切之證也。」

48 正祖：〈文學三〉，《日得錄 三》，《弘齋全書》，卷163，頁189。載言：「詩者，關世道，係治忽。雋永沖澗者，治世中和之音也。春容典雅者，冠冕珮玉之資也。瑣碎尖斜者，亂世煩促之聲也。幽險奇巧者，孤臣孽子之文也。」

49 《詩經·邶風·谷風》「采葑采菲」句，正祖以起興何以條對日用慣習而取喻者，乃理固然。詳見正祖：〈詩五·邶風〉，《經史講義 二十五》，《弘齋全書》，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64冊，卷88，頁345。

⁵⁰論《詩》不可泥滯，興體亦有變例等。⁵¹對於抄啟文臣的條對，他認為安錫任、朴師轍兩位最好。⁵²

4. 說《詩》以朱子為依歸，淫詩具勸懲功用

《詩經講義》中對於古今爭論不休的問題，大多以朱子《詩集傳》說法為折衷。⁵³因為尊奉朱子說《詩》，所以淫詩及刪詩的問題，便成為正祖朝文臣亟待處理的問題。《詩經講義》中載錄正祖對於淫詩的條問共有十五首詩，基本上，正祖以勸懲教化為刪詩目的，被之管絃歌詠，旨在引以為戒。

5. 識句法文例，玩味詩旨

《詩經講義》於名物、禮制之考證，以觀察實驗證為主；字義訓詁的討論，惟求文從字順，然其中亦不乏簡鍊允當之訓釋，尤著重於重言、疊言、文例及上下文勢句法的掌握，足見其玩索詩旨的面貌。臺灣學者張寶三指出朝鮮正祖對《詩經》的訓詁特色有六：第一，強調同篇各章義例宜相俾；第二，歸納《詩經》中用語之義例以釋義；第三，重視訓詁與文勢之關係；第四，重視實辭與虛辭之辨析；第五，重視名物之探討；第六，

50 正祖條問「興兼比」例，文臣朴師轍闡明朱子以入題、不入題區分之例。詳見正祖：〈總經一·詩〉，《經史講義 四十三》，《弘齋全書》，卷106，頁163。

51 〈野有死麕〉一詩，正祖指出《集傳》此以上三句興下一句，屬變例，後人論《詩》泥滯而駁朱子用例。文臣沈能迪條對〈江有汜〉以一句興三句，〈四牡〉以三句興二句，作為輔證。詳見正祖：〈詩五·邶風〉，《經史講義 二十五》，《弘齋全書》，卷88，頁351。

52 正祖：〈文學三〉，《日得錄 三》，《弘齋全書》，卷163，頁189。載言：「東經生條問經義，出於作興之意，而安錫任、朴師轍所對最稱旨。乙夜披覽，不覺筵燭之屢跋，抑其次則崔昌迪，而昌迪易對，又根據最優於諸對。嘗聞其父故正言達泰精於易學，為徐文清所賞云，蓋其所學，有自來矣。」

53 如〈周南·卷耳〉「嗟我懷人，置彼周行」句，正祖條問朱子「置筐於大道之旁」是否可遽改毛鄭「思君子官賢人」之說？文臣李錫夏條對，朱子所辨甚為詳盡，「嗟我懷人」四字過於親暱，非當后妃對使臣之言，《集傳》所釋恐當不易。詳見正祖：〈詩一·周南〉，《經史講義 二十一》，《弘齋全書》，卷84，頁261。又抄啟文臣對於朱子《集傳》異於他說的情形，也總是極力迴護。根據統計，《經史講義》出現「《集傳》所釋，恐不可易」的說詞更達十次之多。

時出新解。⁵⁴

二、毛奇齡與朱子說《詩》異同

正祖朝以朱子說《詩》為主要依歸，清初學者的考訂成果，則部分被吸納，成為正祖御制條問的依據及取材。然而，正祖朝的政治社會、學術環境的現實，驅使正祖不得不對朱子說《詩》疑義，進行辯證與經義統一。加以明亡後，朝鮮以維護朱子學術正統血脈而自居，故鞏固朱子權威，不遺餘力。《弘齋全書·日得錄·文學》記云：

〈關雎〉章之宮人所作，有朱子定論。而故副學林泳經筵文義，誤看註說，有七聖皆迷之譏。蓋其時諸人，只觀本章《集註》，不察乎《論語》樂而不淫章。《語類》，明訓也。且金昌翁書，至有割捨其說之說。設使朱子之訓，真有得失，後學之無難論斷若此。今之為士者，其識解則未必如古人，而崇奉朱子則靡不用極，此則世道之幸也。⁵⁵

指出朱子論定〈關雎〉一詩的作者為宮人所作，文臣誤讀《集註》而不能通讀朱子他書的論見。縱然後學對朱子的說法有疑惑，卻也難有知識見解真能打破朱子在學術界的話語權，所以當今士子無所不用其極崇奉朱子的態度及作法，在他看來反而是世道幸運之所在。而這也正是正祖打著培育人才、提振文風的旗幟，御制條問給抄啟文臣專對論學的目的。因此，正祖朝如何看待及定位毛奇齡的《詩》學研究，《詩經講義》便值得特別關注。

正祖曾批評毛奇齡議論乖戾，學問門路不正，但卻也肯定毛氏考證博洽，不可以人廢言。⁵⁶《熱河日記》中王鵠亭曾對朴趾源表示，毛奇齡駁朱

54 張寶三：《東亞詩經學論集》，頁436-458、483-493。

55 正祖：〈文學五〉，《日得錄 五》，《弘齋全書》，卷165，頁245。

56 正祖：〈文學一〉，《日得錄 一》，《弘齋全書》，卷161，頁145。載言：「明清以

子宛如「刁民具控」，謂毛遍身皆刺如「獨公」，且編纂《四庫全書》的禁書三百餘種中，就包括了顧炎武、毛奇齡、錢謙益等人的著作。⁵⁷而朴趾源則表示曾看過「毛臉雷公」的《西河集》，認為經義考證有其獨特見解。⁵⁸

大抵上，明末清初的毛奇齡受到正祖朝重視，並援以作為論辯內容，主要有四：攻訐朱子說《詩》，立場鮮明，此其一；捍衛陽明學，立異宋人，令同樣尊崇陽明心學的正祖特別感興趣，此其二；考證博洽，可參照朱說，發蒙辯證，此其三。毛氏說《詩》專著好以問答體例，可資正祖御制條問，抄啟文臣條對之論證，此其四。因此，毛奇齡著作在正祖與抄啟文臣的御制條問、條對中，被引述與論證的頻率甚高，且正祖甚至取資禁偽書等作為試士的策問，這種既承襲思明文化又有學習清朝的嬗變之迹，乃至朝鮮後期的實學發展，都是不容忽略的。

梁立昌指出朝鮮後期經學研究的方法，受到中國元明時期新注修正、清朝新注批判和三家詩的再發掘等方面的影響，開始注重對新注的批判和進行博物考證。尤其是批判朱熹學說的各種詩論和《三家詩》的流傳，使得朱熹學說的正統性和優越性受到衝擊影響，因此，正祖條問內容中對於朱熹在諸經諸篇的異說，以及相較明末清初諸說的優劣，是朝鮮《詩經》學發展上值得矚目的部分。⁵⁹

十八世紀中葉，顧炎武的《亭林文集》、《日知錄》與毛奇齡的《西河集》已被引入到朝鮮，根據《朝鮮王朝實錄·英祖實錄》，卷九十，「英祖三十三年（1757）九月二十四日」條載：「召儒臣，講《周禮》，語及皇明事，承旨成天柱曰：『明末有毛奇齡者文集東來，有言吳三桂事。初三桂畜姬陳圓圓，江南名娼也。〔……〕其後我國，以三桂之起兵

來，文章多險怪尖酸，予不欲觀。今人好看明清人文集，不知何所味也。豈亦有味，而予不能味之耶？陽明學術雖差，文章甚好。毛奇齡議論乖悖無忌憚，然其考證博洽，往往不可以人而廢言，此等處却可取。」

57 朴趾源：《熱河日記》，頁 226。

58 朴趾源：《熱河日記》，頁 233。

59 梁立昌：〈李朝時期韓國詩經學的發展探究〉，頁 26。

雲南，想望興復，三桂竟自立為帝，其心於是露矣。」⁶⁰可知英祖三十三年毛奇齡文集已流傳到朝鮮。正祖朝學者文集中，亦陸續提到《西河集》、《四書剩言》、《經問》、《論語稽求篇》、《聖諭樂本解說》等書。⁶¹毛奇齡的《詩》類著作，分量不多，但應是毛奇齡最早立意考經之作。⁶²韓國學者沈慶昊認為清代學者如毛奇齡等對於朱熹說《詩》的批判，恰好是正祖展開《詩經講義》活動的主要動因。⁶³金秀炅也指出正祖條問引用清儒毛奇齡《詩》說的數量相當多，激發了正祖朝學者對《詩》學諸多問題的深入探討。⁶⁴

毛奇齡說《詩》攻擊朱子說《詩》的意見，主要有《詩序》、淫詩、笙詩、風雅正變、字義訓詁、名物禮制考證、詩旨等部分。其中，又以批評朱子「淫詩」說最為用力。洪楷萱指出毛奇齡以三百篇皆合禮義、鄭聲非鄭詩、春秋外交賦詩及以己意逆詩等，批評朱子的淫詩說法，雖然毛氏早期也曾受淫詩說的影響。⁶⁵

三、毛奇齡《詩》說與《詩經講義》

根據《弘齋全書》寫本所云，正祖的條問，係以朱熹《詩集傳》為主，參稽眾說，名物方面只求實證，字義訓詁則依文勢文理，期以懲戒炫奇競豔的治《詩》風尚。⁶⁶因此，正祖的角色既是活動的主導者、發問者、觀察者，也同時可能是學習者。至於抄啟文臣的角色則必須識察當時學術

60 《英祖實錄》，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43冊（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白山史庫本），卷90，「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癸丑」條，頁16下。

61 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頁73。

62 陳逢源〈毛奇齡經學論著及其學思歷程〉，《東吳中文學報》，第6期（2005年5月），頁114-115。

63 沈慶昊：《朝鮮時代漢文學與詩經論》（首爾：一志社，1999年），頁554。

64 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頁73。

65 洪楷萱：《毛奇齡詩經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頁94-103、107。

66 正祖：〈御定二·詩經講義九卷〉，《羣書標記》，《弘齋全書》，卷180，頁509。載言：「此編發問，本之以朱傳，參之以眾說。名物則只求其實然之證，字句則但核其文從之訓。以懲說《詩》者好夸競奇之風云。」

界與正祖的說《詩》習尚，學習及發現《詩》說問題，負責應答條對內容並釋疑，既是觀察者、學習者，也是問題解決者。

毛奇齡對正祖《詩經講義》的影響，可從形式體例、內容《詩》觀與解《詩》方法三方面來談。

1. 形式體例

毛奇齡《國風省篇》乃追憶避仇出亡時的研《詩》成果，初以問答方式呈現；《白鷺洲主客說詩》則是清代唯一記載學院講會中，專就《詩經》學論題爭辯的書籍，在史料價值上彌足珍貴。⁶⁷毛奇齡在白鷺洲書院與楊洪才等人進行了三天的《詩經》論學，雙方主要針對「淫詩」與「笙詩」兩大論題展開答辯，毛奇齡持反對立場，是甲方，楊洪才等人則擁護朱子，是客方。主方一人提問，而客方數人同時答覆，交相往復討論。《毛詩寫官記》採漢武帝設置寫書官記所見聞的例子，他者問，寫官答。此外，毛氏《詩札》、《經問》等書也是問答的體例。這種主客問答的形式，在正祖與抄啟文臣御制條問條對的形式中，有異曲同工之妙。

2. 內容《詩》觀

《詩經講義》的問、對內容，不僅延續前朝讀《詩》的成果與存在的疑點，且涵蓋了毛奇齡《詩》學專著中所有探討的問題。千基哲《正祖朝詩經講義對毛奇齡說詩的批判與吸收》學位論文針對《詩經講義》客觀反思朱熹《詩經》學、引入考證新方法的學術史背景談起，論述抄啟文臣對毛奇齡《詩》說的接受與批判，以及毛奇齡對朝鮮後期《詩經》學的影響，統計《詩經講義》中引用毛奇齡的情形共有五十四條，這些內容大抵是關於詩旨、淫詩、字句訓詁、名物、地理制度考證等各個領域。其中，以淫詩說二十四條的數量最多，且十七條出現在〈鄭風〉中。⁶⁸另外，字句

67 張政偉：〈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研究〉，《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24期（2012年6月），頁42。

68 千基哲：《正祖朝詩經講義對毛奇齡說的批判及吸收》，頁71-72、104-105。

訓詁的部分則有二十三條；⁶⁹名物有十三條。⁷⁰金秀炅則認為這個數字結果有重複統計，並且忽略了正祖對毛奇齡問題進行改寫，以及吸收毛奇齡的看法後的提問部分。他並進一步歸納正祖接受毛奇齡說《詩》的特點有五：第一，正祖將毛奇齡歸類到「非聖誣經」之派，對明末清初的學者的經說既貶低又借鑒的態度，可看出他面臨明末清初學術流入朝鮮，以及黨派得勢王權失利的政治局面的壓力及矛盾態度。第二，雖未直接提及毛奇齡之名，但正祖有時用「或者曰」、「或云」、「今世儒者云」等說法，以顯示他人說法，似有一定的規律。第三，正祖引用毛奇齡《詩》說，還關注毛奇齡《詩》說中有關名物、地理的解釋。第四，正祖「條問」對毛奇齡的前後期《詩》說或不同著作的解釋有所抉擇。第五，正祖非常關注毛奇齡《詩》說所引用的豐富文獻材料。⁷¹

3. 解《詩》方法

毛奇齡說《詩》專著主要有《國風省篇》、《毛詩寫官記》、《詩札》、《白鷺洲主客說詩》、《詩傳詩說駁義》、《續詩傳鳥名》等。其中，前三者係為追憶省思亡佚的《毛詩續傳》而作。其解《詩》方法，可從考證辨偽、以經解《詩》、以史實常理證《詩》、以《韓詩》說詩等四種方法，分述如下：

(1) 考證辨偽

毛奇齡查考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之內容、次第、篇名及其出世經過與版本流傳的線索，釐清剽竊古說及竄亂成篇的證據，辨論裁斷二書作偽的成果，顯見其辨偽功力。而於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證上，毛奇齡亦多能就實際的典章制度來檢視考證。⁷²

(2) 以經解《詩》

69 千基喆：《正祖朝詩經講義對毛奇齡說的批判及吸收》，頁 152-153。

70 千基喆：《正祖朝詩經講義對毛奇齡說的批判及吸收》，頁 168。

71 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頁 75-79。

72 洪楷萱：《毛奇齡詩經研究》，頁 149-150。

毛氏強調以經解經，逐字逐句皆有著落的可靠性。其以經解《詩》，如〈將仲子〉、〈野有蔓草〉等諸詩，明顯見載於《春秋》、《禮記》中，朱子據以為淫奔之詩，是為不妥；〈采芣〉一詩與〈七月〉「采芣祁祁」比觀，證明〈采芣〉之夫人親蠶與祭祀無關。

其次，毛奇齡以《春秋》為聖人微言大義，在詩旨的決斷上，主張以《春秋》解《詩》，相較之下，《毛詩序》並不具備解《詩》的權威性。如〈鄭風〉中對於鄭忽的迴護，其以《春秋》論理不論勢，提出鄭忽不娶齊女無罪的說法，有別於《詩序》：「風人刺譏，但較成敗，失勢昧時，便亡倚賴」的批判。⁷³

(3) 以史實常理證《詩》

毛奇齡早年潛心讀史，治學尤擅長考據，其援史以證詩之指涉對象、詩義等，與毛、鄭、朱子多有不同。如〈叔于田〉、〈大叔于田〉等詩對共叔段的讚美，毛奇齡考究史事並對照常理，以證明共叔段未得民心，此詩可泛指國人善獵者。⁷⁴

(4) 以《韓詩》說《詩》

毛奇齡有擇《韓詩》以說《詩》者，如〈芣苢〉一詩引《韓詩》作為詩旨，考論芣苢為惡草，可治癩病惡疾。⁷⁵洪楷萱指出毛氏引用《韓詩》深具明末清初回歸漢學的時代意義以及開清代三家詩輯佚先端。⁷⁶

縱觀以上毛奇齡解《詩》方法，《詩經講義》的條問中，多有引毛氏說法以設問，但抄啟文臣的條對在尊朱的原則下，則未能有方法意識地檢視論據，如丁若鏞、徐有榘等雖持否定申培《詩說》的說法，但未談及此

73 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3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頁629。

74 毛奇齡：《國風省篇》，《毛西河先生全集》，第14冊（清康熙間李燾等刊蕭山陸凝瑞堂藏板），頁17-18。

75 毛奇齡：《國風省篇》，頁3-4。

76 洪楷萱：《毛奇齡詩經研究》，頁134-135。

書作偽。⁷⁷金達淳答對〈叔于田〉、〈大叔于田〉應以古序朱說為共叔段為準的，毛奇齡一改前說，乃失之穿鑿。⁷⁸又《韓詩》以芣苢可治惡疾，文臣金載瓚以說法雖新，但仍傷於傳會，應以朱說為正。⁷⁹

由此可知，《詩義講義》對於毛奇齡說《詩》意見的重視選擇，實乃工具媒介價值遠勝於方法上的實質價值。

四、《詩經講義》對毛奇齡《詩》說的接受與批判

考察《詩經講義》御制條問內容，除了六義、《詩序》作者、笙詩、四家詩等《詩經》的基本問題外，也有歷來篇章義旨、名物禮制及字義訓詁等歧說異見。十七年間所進行的學術討論中，有些問題再三反復地被提出，開放的問答場域，凸顯了正祖所主導關切的問題，也展現了文臣回應者的治《詩》識見。

在經義大統的目的下，正祖面對朱子《詩集傳》以及朱子前後不同的說《詩》意見的內容疑義上，加入了清儒的說法，期以抄啟文臣思考並應答。條問中凡引用他人說法或改寫他人論見的部分，大多不予呈現，抄啟文臣的條對則呈現信從正祖、謹訂正祖、存疑不論與務創己見等四種狀況。金秀炅析分了抄啟文臣「條對」內容的六種面貌，分別是：第一，對歷代主要《詩》說以及異說進行綜合與整理的內容尤突出；第二，探究朱熹《集傳》之義尤為細緻深入；第三，從文學鑒賞的角度來解《詩》；第四，關於音韻，雖然涉及甚少，水準也有限，但畢竟有所探討；第五，版本問題，雖然無甚關注，但亦有所談及；第六，對於名物、典制的考證有所涉及。⁸⁰

今從正祖引毛氏《續詩傳鳥名卷》對於〈周南·葛覃〉「黃鳥」的名

77 正祖：〈詩五·總論〉，《經史講義 二十五》，《弘齋全書》，卷 88，頁 322。正祖：〈詩九·魯頌〉，《經史講義 二十九》，《弘齋全書》，卷 92，頁 431。

78 正祖：〈詩六·王風〉，《經史講義 二十六》，《弘齋全書》，卷 89，頁 359。

79 正祖：〈詩一·周南〉，《經史講義 二十一》，《弘齋全書》，卷 84，頁 261。

80 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頁 93-98。

物訓釋，對照《集傳》不同說法而設問；⁸¹援用毛奇齡《毛詩寫官記》對於〈召南·野有死麕〉興例的說法，對照朱子以三句興一句而設問。皆可看出正祖對於中國新傳入的《詩經》研究成果的重視，以及亟待與朝鮮學者共享論學。而御問條對的論學活動，乃正祖所謂「真箇尊朱」⁸²的實踐。朱子《詩經》學中備受爭議也最具獨特性的「淫詩說」理論及其相關問題，在毛奇齡批判判下，朝鮮君臣回應及立場，可以掌握毛奇齡《詩》說在朝鮮的接受情形。

朝鮮學人對「淫詩說」的論評辯證，在尊朱的立場上，援《序》說並存，而不決斷。統計《詩經講義》論及淫詩的御問條對，共有：鄭風總論（洪履健）二則、陳風總論（丁若鏞）、淫詩作者（安錫任）、詩序與淫詩（金道游、高廷鳳）共五則，此外，另有《弘齋全書》之《通書》有論「思無邪」一則，亦可參證。

毛奇齡以三百篇詩合乎禮義、鄭聲非鄭詩以及經傳外交賦等記載，批判朱子淫詩說法於古無據。《詩經講義》中援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說法條問文臣，文臣丁若鏞（1762-1836）《詩經講義》與徐有榘（1764-1845）《毛詩講義》⁸³二者的回應有程度上的差異。丁若鏞說《詩》執守《詩序》的美刺說，但仍不敢直斥朱子「淫詩說」。他主張鄭風無淫詩，男女之說皆是刺淫之詩。思無邪三百篇詩乃「賢人君子」所作，斷不可能男女狎邪之詞可被之管絃的道理。其云：

詩之美刺，春秋之褒貶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若云淫詩可列聖經，則弑逆之臣可作《春秋》乎？奚但〈叔于田〉二篇

81 正祖：〈詩五·周南〉，《經史講義 二十五》，《弘齋全書》，卷 88，頁 329-330。

82 正祖以朱子說《詩》一掃《序》說，所論多與史實相違，其云「蓋吾胸中無纖毫信不及者。然後方是真箇尊朱。」的說法，提問抄啟文臣平日讀《詩》，平日讀《詩》如何折衷二者異說。詳見正祖：〈總經三·詩〉，《經史講義 四十五》，《弘齋全書》，卷 108，頁 199。

83 論文援引二書文本，詳見韓國經學資料集成（한국경학자료시스템, koco.skku.edu）；高麗大學海外韓國學資料中心（해외한국학자료센터, Kostma.korea.ac.kr）；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anchi.ihp.sinica.edu.tw/mql/login.html），檢索日期：106年11月11日。

耳，即〈風雨〉、〈褰裳〉無一而可淫也。或說謂叔段失衆，國人不當愛之，臣恐未然。按《左傳》大叔收貳，子封曰厚將得衆，夫固有愛之者也。故有爲得衆之慮者也。⁸⁴

此以《詩》亡而《春秋》作，淫詩不可入列聖經。〈叔于田〉、〈風雨〉、〈褰裳〉等詩，都是刺詩而非淫詩。至於淫詩與刺詩、俗樂與雅樂之辨，在面對正祖條問時，他是以所論聚訟不已，不敢妄為論斷作為回應。⁸⁵

至若徐有渠則對朱子「淫詩說」有著比較嚴厲的批評。《楓石全集》之《楓石鼓篋集》載正祖御問朱子謂淫詩乃淫人自作，參照史實與《序》說，對於〈木瓜〉、〈有女同車〉、〈風雨〉、〈雞鳴〉等解讀的提問，徐有渠答對淫詩說乃《詩經》三厄之一。其以《詩經》經傳誦口授而免於秦火，但也因仰賴鄒魯儒生口傳，以致偏失全貌；而太史公《孔子世家》以詩三千餘篇，經孔子刪定三百五篇，是極大錯謬。故孔子放鄭聲並非指鄭衛之詩，後世說《詩》者遽論鄭衛之詩為淫者自作，致使陳古刺今之詞變而為淫辭，實令人悶歎經術亡墜。其云：

《詩》之難明，又全在於篇旨。蓋閭巷歌謠，既多賦志之不同，朝廟樂章，又有事實之各異。世代云邈，莫辨作述之主人。文獻無徵，難窺所言之何故。若是乎辨《詩》之難也。〔……〕〈子衿〉之定爲淫奔之詩，蓋以其辭意之輕佻也；及其作〈白鹿洞賦〉。有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而青衿之爲學者所報，既有毛說之可攷，則恐當以〈洞賦〉爲朱子正解矣〔……〕且古《序》傳流既遠，恐未可一朝盡廢。而朱子之力闢不遺，抑有深意之所在歟？⁸⁶

84 〔朝鮮〕丁若鏞：《詩經講義》，《與猶堂全書》，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82冊，卷1，〈叔于田〉，頁406。

85 正祖：〈詩五·總論〉，《經史講義 二十五》，《弘齋全書》，卷88，頁325。

86 〔朝鮮〕徐有渠：《楓石鼓篋集》，《楓石全集》，收入《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

徐氏以古今說《詩》之家所以袒護《序》說而批評《集傳》，主要在於史事可證。對於朱熹所指的淫詩篇章，如〈木瓜〉、〈有女同車〉、〈子衿〉、〈雞鳴〉、〈溱洧〉等，他有諸多懷疑，主張古序流傳久遠，未可盡廢，朱子不遺餘力的排斥《詩序》，莫非是有更深刻的義涵。

他如金道游回應正祖程朱說《詩》不同，朱子以〈風雨〉一詩為淫詩的條問，云：

古人觀《詩》之義，元無定體，是亦為《詩》之一道也。朱子則不然。既任傳註之責，故尤詳雅正之辨。兩先生論《序》之旨，各有取爾。況守時之喻，欲人之興於善，淫奔之解，欲人之創其惡，而懲創感發，同歸於無邪。則篤信深斥，亦竝行而不悖矣。⁸⁷

由此可見，抄啟文臣面對正祖引毛奇齡批判朱子「淫詩說」條問時，所採取的態度仍是保守折衷，大多不敢批評朱子說法的錯誤，即使面對不合理的情形，也仍試圖援事證以彌縫朱子未盡廢《序》、背離史實的批評，甚至是以未敢妄斷、兩說並存、以朱子為主參證他說，作為一貫性的結論。也因此，毛奇齡對朱子淫詩的批判，文臣雖有條件的支持，但仍不敢踰越尊朱的大原則框架。

肆、毛奇齡《詩》學研究的反思

明代中葉以來，考據學風漸次興起，主要原因是來自於理學的內部要求、廢學之反動、復古運動的影響、楊慎之特起與刻書業的興盛。⁸⁸清初經學的逐漸復興，其面相則是從事辨偽，期以從經學中求聖人之道，釐清雍正經學中非聖人所傳的部分。⁸⁹毛奇齡身處明、清易代之際，挑戰及掣擊朱

第 288 冊，卷 6，頁 282。

87 正祖：〈總經三·詩〉，《經史講義 四十五》，《弘齋全書》，卷 108，頁 200。

88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22-28。

89 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 年），頁 6。

子學術話語權，開啟清朝考證學風，其氣魄及學術企圖不容置疑。

歷來學術史、經學史上對於毛奇齡的界定，褒貶不一。清中葉全祖望從才、學、品行鄙薄毛奇齡的道德文章，首開先河，被後人沿襲，但其肯定毛氏「才非流輩所及，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羽翼儒苑無疑」⁹⁰的說法，並未特別受到重視。《四庫全書》非難其學「強生支節」，乾嘉學者戴震、惠棟批評他「治經怪異」，阮元表彰他以經學自任，大聲疾呼，對乾嘉學術具有「開始之功」，⁹¹焦循、凌廷堪附和之。江藩《漢學師承記》中毛氏不立傳，但稱其「考據特詳，持論亦正」；《漢學商兌》首列毛氏，並以攻漢學。李慈銘以毛氏學問「經學第一，經則《詩》第一」、「要其經學文章，不特吾郡之冠，亦天下之傑也」修正全祖望不識毛氏學問底蘊的無理評斷。⁹²章太炎以毛本文士，論其「絕不知經，偶一持論，荒誕立見」；劉師培列毛奇齡於清代學術變遷的懷疑期，肯定他的貢獻；梁啟超稱其為學界蠱賊，品格無足取，但其考辨有功於思想界的解放，是清史啟蒙期猛將。⁹³錢基博指出錢穆《國學概論》「清代考據學」一章不論及毛奇齡的作法，不夠周全。認為毛奇齡推良知為人聖階梯，不捨前人餘唾，以弘覽博物，針砭朱子於傳注未能用心。焦循及洪良品等人對毛奇齡人給予肯定，仍未掌握毛氏精神命脈所在。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否定，但肯定他對王學發展的貢獻，認為他是「以經學就王學」；⁹⁴陳居淵透過阮元、焦循、凌廷堪等人對毛奇齡學術的重新定位，並尊之為清學的首創者，所反映出的正是乾嘉之際經典詮釋亟須更新的一種歷史趨向。⁹⁵

以上各家持論，或有不同立場見解，批判毛奇齡的論點，主要在其人

90 〔清〕全祖望（著），朱鑄禹（校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987-989。

91 〔清〕阮元（著），鄧經元（點校）：《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學經室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7，頁543。

92 王利器（纂輯）：《越縕堂讀書簡端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415。

93 〔清〕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288。

94 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頁227。

95 陳居淵：《毛奇齡與乾嘉經學典範的重塑》，《浙江學刊》，2002年第2期（2002年5月），頁125-130。

品行節行以及說經好異的態度。肯定毛奇齡的則是剋就學術上的考辨之功，有助清代實學來談。張賀《毛奇齡學術簡論》指出毛奇齡掣擊宋儒，加速了理學走向衰亡的步伐；糾正陽明後學空虛之弊，將王學引向實學的軌道；崇古經，復古禮，重事功，尚用世，主張考經讀史；實有功於清代實學之風開啟，對後世乾嘉漢學的形成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⁹⁶胡春麗述評三百年來的毛奇齡研究，指出對毛奇齡經學研究的視野可更開闊，與清初經學家聯繫起來，放置在明末清初經學的發展歷程上，進行縱向的探究。⁹⁷

誠如陳逢源所言，毛奇齡從文士而為經師，會通理學與經學，如果執著其一，很難究其全貌，唯有通貫毛氏一生學思歷程，方能了解其中豐富多樣的成學背景。他指出毛奇齡早年深通陽明心學，流亡之際，倡言誠意之教，疏通《大學》根本，串貫《四書》內涵，回應宋人的追尋聖道內涵，也提示理學內涵須由經典檢證的原則；其後，在京擔任經義侍從時，研經考制，領略了研經治世，以備顧問的方式，學術遂有不同的趨向。再者，歸田隱居後，致力考辨群經，並轉而強調治平之學，會通諸經，建構經學體系；最後，嘗試依循理學的詮釋經驗，從樹立根本，條貫義理，進而形塑經學的整體概念，歸納詮釋原則，引領後世治學方向，諸經互證。他強調毛奇齡這種追尋理學與經學聖道，事實上有其肌理脈絡的關聯，不僅是經典內涵的改易，更重要的是詮釋方式的深化。而因為前人的忽略，使得對毛奇齡學術面相的理解有所偏差，甚至對於清代學術復興的內涵，了解不夠真切。⁹⁸

茲就《詩經》學史以及朝鮮《詩經》學史兩方面，反思毛奇齡的《詩經》研究及其定位。

96 張賀指出毛奇齡掣擊宋儒，加速了理學走向衰亡的步伐；糾正陽明後學空虛之弊，將王學引向實學的軌道；崇古經，復古禮，重事功，尚用世，主張考經讀史；實有功於清代實學之風開啟，對後世乾嘉漢學的形成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見氏著：《毛奇齡學術簡論》（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97 胡春麗：〈三百年來毛奇齡研究述評〉，《玉溪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2014年第1期），頁28-34。

98 陳逢源：〈毛奇齡經學論著及其學思歷程〉，頁114-115、126-127。

一、毛奇齡的《詩經》學研究定位

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述，《毛詩寫官記》四卷共一百八十八條，係毛氏自記說《詩》之語，案門人所述經例早刻於淮安，未能刊正。曾云所傳諸《詩》有未能改者，如以〈十畝之間〉為淫奔，以〈鷓鴣〉為避居於東，以封康叔為武王，以有邰家室為太姜琅琊之駘等。其書「雖好為異說，而徵引詳博，亦不無補於考証」。⁹⁹《詩札》二卷，毛氏亦托與寫官間書信往返論《詩》而作，共有八十四條。門人記云此乃毛西河少時所作，所論有與晚年論辨不同，其中幾則校韻矛盾，但因此書行世既久，不便更易。然其「學本淵博，名物詁訓，頗有所長。必盡廢之，亦非平允之道。毛、韓異義，齊、魯殊文，漢代專門，已不限以一說。兼收並蓄，固亦說經家所旁採矣」。¹⁰⁰《詩傳詩說駁義》五卷針對豐坊《魯詩世學》一書，進行考辨，糾正其偽古仿作缺失之外，「不以其說為可廢，而於依託之處則一一辨之，亦可謂持平之論」。¹⁰¹《續詩傳鳥名》三卷係遭亂避讎佚亡後，從鄰人吳氏子得卷末《鳥名》一卷，與門人緝綴而成。其云：

大意在續《毛詩》而正朱《傳》名物詁訓。每條皆先列《集傳》之文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訓釋《毛詩》草木蟲魚者，自吳陸璣以後，作者實繁。朱子作《詩集傳》，大旨在發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詁訓則其所略。奇齡此書，惟以考証為主，故其說較詳。惟恃其博辨，往往於朱《傳》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於疏舛。〔……〕然大致引証賅洽，頗多有據。錄而存之，以廣考訂，固不害於「多識」之義爾。¹⁰²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乃江西參議施閏章延聘楊洪才到白鷺洲書

99 〔清〕紀昀（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卷16，頁360。

100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頁360。

101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頁361。

102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頁361。

院講學時，續招毛奇齡前往論學所錄。云：

大旨洪才主朱子淫詩之說，而奇齡則謂《鄭風》無淫詩；洪才主朱子笙詩無詞之說，而奇齡則謂笙詩之詞亡。故是書所論，惟此二事。夫先王陳詩以觀民風，本美刺兼舉以為法戒，既他事有刺，何為獨不刺淫？必以為《鄭風》語語皆淫，固非事理；必以為《鄭風》篇篇皆不淫，亦豈事理哉？且人心之所趨向，形於詠歌，不必實有其人其事。六朝《子夜》諸曲諸歌，唐人《香奩》諸集，豈果淫者自述其醜？亦豈果實見其男女會合，代寫其狀？不過人心佚蕩，相率摹擬形容，視為佳話，而讀者因知為衰世之音。推之古人，諒亦如是。此正採風之微旨，亦安得概以「淫者必不自作」一語，遂謂三百篇內無一淫詩也。至於笙詩之說，未為無理，然並《儀禮》而詆為偽，抑又橫矣。¹⁰³

《國風省篇》一卷乃毛奇齡避讎出亡時以意說《詩》之語，後追憶而錄作。此書體例原為問答，故名《問答》，而後去問存答，因出於追憶，故名「省篇」，共有二十六章：

所論多與《傳》義不同。或據他說，或自為斷制，雖間有考証，要於《詩》義未能盡合。如以〈黍離〉為念亂，以〈雞鳴〉為讒人，皆憑臆見而失之者也。以〈式微〉為黎侯夫人作，以衛武公為殺兄，皆據舊說而失之者也。至於〈十畝之間〉諸篇，李塨所作〈序目〉，已記奇齡自悔之言矣。¹⁰⁴

由上所述，可見四庫館臣肯定毛奇齡治《詩》學識淵博、兼收並蓄，不專主一家，徵引詳博，引證賅洽有據，考證精詳。而批評他好為異說、吹求朱子，引論失據、辨朱子淫詩、笙詩出現疏舛窒礙，前後矛盾的情

103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8，頁388-389。

104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8，頁389。

形。

其次，在毛奇齡《詩經》的微觀研究上，周懷文、經莉莉認為毛奇齡反朱及反宋的的立場，負氣求勝，多誤解了《詩》義，有嚴以律人的薄責之虞。指出毛奇齡解《詩》的特點與局限有三：第一，緣情以說《詩》，注意《詩經》的文學性，但短在明反陰襲；第二，尋理以解《詩》，注意《詩經》的本事，但失於過分求索；第三，考時以論事，注意《詩經》的時代性，但病乎強人就《詩》。¹⁰⁵薛立芳的論文概括毛奇齡的治學方法有三：博通的讀書方法、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與不拘一格的治經方法。《詩經》研究在其整體學術中，雖不占主要地位，但其中卻不乏超越其時代的真知灼見。毛奇齡不畏朱子權威，兼采漢宋，文本與考證並重，不僅開啟清代《詩經》漢學之先風，其獨特的《詩》學思想也成為清代《詩經》學獨立思考派的先驅，且促使清代三家《詩》學的興起，影響重大。¹⁰⁶

馬昕從《白鷺洲主客說詩》的「淫詩說」展開的論爭，推演出毛奇齡「以《春秋》解《詩》」的方法邏輯，指出毛氏依靠對《春秋》史事與義理的選擇性吸收，建立起區別於《毛詩序》、《詩集傳》的解《詩》體系。而通過建構這個體系的闡釋邏輯，毛氏深層聯繫了《春秋》與《詩經》兩部經典，看似為《詩經》問題找尋破解的出路，但實則以史解《詩》的作法與他反對宋人以《詩》證《詩》，又何嘗不也是矛盾所在。而毛氏反對朱子揣度詩句得出的淫詩垂戒說，卻不從詩句入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而落入了偏執狹隘的偏見。因此，毛氏寧信《春秋》而不信《詩序》，反朱但又不為《詩序》佞臣，考《春秋》經傳以作解《詩》依據，卻因無法看透作詩與用詩的區別，反自陷理論的困境。¹⁰⁷

105 周懷文、經莉莉：〈風人之旨，誰可獨得——略論毛奇齡對朱熹「淫詩」說的批評〉，〈合肥學院學報〉，第29卷第3期（2012年5月），頁10；周懷文：《毛奇齡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頁180-181。

106 薛立芳：《〈經問〉研究》（煙臺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05年）、〈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探微〉，〈魯東大學學報〉，第2期（2008年）、《毛奇齡《詩》學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毛奇齡《詩》學思想及其對清代《詩》學發展之影響〉，〈湖北社會科學〉，2011年第9期（2011年9月）。

107 馬昕：〈毛奇齡《詩》學理論的邏輯推演與困境突圍〉，〈安徽師範大學學報〉，第42卷第5期（2014年9月），頁569-575。

再者，從《詩經》學史對於毛奇齡的評價，如胡樸安《詩經學》云：

清代《詩經》學，在乾嘉以前，大概家法未立，或雜采漢唐之說，或兼及宋、明之言，亦有涉於文字聲音訓詁名物之處。〔……〕其他如王夫之《詩經稗疏》、毛奇齡《毛詩寫官記》與《詩劄》，於文字聲音訓詁名物，多所涉及；然王書精而不博，毛書博而不精。¹⁰⁸

此以乾嘉之前，家法未立，或有雜采漢儒與宋明說《詩》意見，涉獵文字聲音訓詁名物，王夫之與毛奇齡即為代表，但毛氏《毛詩寫官記》與《詩札》二書博而不精。徐英《詩經學纂要》大抵沿襲這個看法，增論毛氏學本淵源，專長名物訓詁，徵引詳博，有功於考證；尤其《詩傳詩說駁義》一書能辨偽豐仿依託，所論持平，不以人廢言。¹⁰⁹

今人夏傳才論清初研究《詩經》的大家中，毛奇齡的作用在於駁斥朱熹的《詩》說，打破《詩集傳》的權威性，還詳細地考據證明所謂《子貢詩傳》、《申培詩說》都是豐坊的托偽，一洗明人近百年崇信偽《詩傳》之風。¹¹⁰洪湛侯論清學復古考據學風漸起時，在名物研究部分提到毛奇齡《續詩傳鳥名》與其他書，都是考證《詩經》篇義和名物典故的專著。¹¹¹

由此可知，《詩經》學史上的毛奇齡治《詩》評價，主要有二個重點：第一，在學術立場上，能打破權威，不專主一家，不以人廢言，實事求是；但負氣求勝，所論不免偏執。第二，在治《詩》方法上，能考證博辨，辨偽求真，以《春秋》經傳解《詩》；但博而不精，自陷矛盾。

基本上，《詩經》學史的論述，除了要奠基於《詩經》學發展歷史的縱向脈絡研究，也必須對應學者學思歷程、思想方法以及他經研究的橫向

108 〔清〕胡樸安：《詩經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頁102。

109 〔清〕徐英：《詩經學纂要》（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197-198。

110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4年），頁212。

111 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467。

連結。毛奇齡從陽明心學到結合經典以驗證聖道內涵，考辨群經，強調經世致用。所著專書多以問答體例，期以論辨求索經義，可以說是繼承王陽明問答論學的精神及作法。其說《詩》不專主一家，以《春秋》史事證《詩》，翻轉以《詩序》、《毛傳》、《鄭箋》、《詩集傳》為說《詩》依歸的模式，以經為本位的立場態度，是他與專主漢儒或尊奉朱子等篤守家法者流最大的差別。毛奇齡棄王學末流說《詩》空疏而回歸經典的作法，或是批判朱子的說《詩》意見，從論學的角度來看，也是對朱、王的轉化與補充的一種表現。歷來詩經學史都只是論評他批判朱子的謬誤及博辨考證的成果，而不探討他治《詩》的思想及方法的運用，是以毛奇齡清初說《詩》的獨特性，並沒有真正被完全掌握。

二、朝鮮《詩經》學史上的毛奇齡

正祖朝說《詩》以朱子為依歸，然而許多存在於《詩經》本身的問題，如刪詩、《詩序》、淫詩、笙詩等基本問題，甚或是字義、名物禮制訓詁或朱子前後不同說法等問題，都是歷經前、後數朝研究討論，未能確而為論的。例如對朱熹將〈風雨〉、〈揚之水〉、〈出其東門〉等詩列為淫詩、〈關雎〉作者為何人等，英祖朝便開始討論。¹¹²而後正祖朝基於培育人才及振興文風的原則，廣泛閱讀及吸收新傳入的清初學者《詩經》意見，類王陽明問答論學的精神及作法，參酌毛奇齡《詩》學專著的體例，利用新創立的抄啟文臣制度，以御制條問條對徹底發揮及實踐這種問答論學的精神。也就是說，正祖是有意識目的的接受毛奇齡說《詩》的意見，進行改寫而提出，有時則借毛氏觀點為自己主張而提出。御制條問的方式包含了不知答案的疑問、答案在問題反面的激問以及答案在問題後面的提問。問題類型有懸而未決的問題以及當時新論衍生的問題。

韓國學者論及毛奇齡《詩經》與正祖《詩經詩義》的關係研究及定位論文，目前有五本。第一，李炳燦《正祖朝的詩經講義研究》對正祖抄啟文臣問答辯的問題內容分類，探討《詩經講義》面對當時學術內部及外部

112 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頁 56-65。

環境反朱子的傾向，為鞏固朱子《詩》說的權威，所進行的有關朱子異說未詳、未盡等相關問題的檢討，正祖條問的「未詳孰是」，以及正祖與抄啟文臣的判斷用語，基本上，仍很保留。¹¹³第二，沈慶昊《李朝的漢文學與詩經學》指出李朝經學的中心課題，是如何確認朱熹說《詩》優位性及正統性，其論文第六章「正祖年間的《詩經講義》」第三節對於毛奇齡的說《詩》論點，在字句的分析、名物的考證、作詩的動機與詩義的分析上，如何觸發催化了正祖朝對朱熹《詩》說朝考據的方法上去作檢證。他並援例分析正祖及抄啟文臣徐有榘、丁若鏞等人在名物、字句的訓詁與賦比興說法上，如何接受及批判毛奇齡的情形。¹¹⁴第三，千基喆《正祖朝《詩經講義》對毛奇齡說的批判及吸收》論文第四章檢視了正祖及抄啟文臣對於毛奇齡《詩序》、淫詩、思無邪、字句名物訓詁等說法的容受和批判情形，並作出統計，最後說明毛奇齡對朝鮮後期《詩經》學的研究內容及研究方法的影響。¹¹⁵第四，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指出，正祖對毛奇齡的主要《詩》說幾乎都涉及過並探討過。毛奇齡不但是正祖瞭解以前未接觸過的文獻材料的捷徑，也給正祖提供了自由思考的空間，所以對朝鮮正祖朝學者的刺激及影響最為深刻。¹¹⁶

第五，蘇岑《徐有榘的《毛詩講義》的研究譯註》論文，針對千基喆論文的不足，重新統計及分析《詩經講義》引用毛奇齡《詩》說情形，得出一百一十七條的情形。他並進一步歸納這些引用情形的特點有六：首先，對於沈慶昊等學者對於正祖引用毛奇齡說法而不說明標注的情形，他指出正祖在引用朱子、毛鄭、孔穎達、《詩傳大全》、顧炎武等人的說法時，也沒有透露姓名，這也可能和正祖批評明清俗學引入朝鮮、敗壞學風的態度有關。而正祖不透露引用何人的說法，是因為不想讓年輕的抄啟文臣知道或去讀，即便抄啟文臣讀了他也不想知道，只要他們能就條問內容進行回答就好。所以身為明清學者的毛奇齡，自然不會被交代在條問中。所以引用他人的說法，都只是以「或曰」、「先儒」、「我東先儒」等表

113 李炳燦：《正祖朝詩經講義研究》，頁47。

114 沈慶昊：《朝鮮時代漢文學與詩經論》，頁313-318。

115 千基喆：《正祖朝詩經講義對毛奇齡說的批判及吸收》，頁66-150。

116 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頁79-81。

明之。

其次，在正祖引用毛奇齡說法的一百一十七條中，是以或曰、或云、或者說、或以為、又一、後之論者、後儒以為、後儒或為之說、近世儒者之說等共七十條呈現。再次，由於《詩集傳》和《詩經大全》重點在探索詩義而不是訓詁，所以正祖引用毛奇齡《詩》說部分，便以詩篇旨義、解釋句意為最多。復次，毛奇齡《國風省篇》和《白鷺洲主客說詩》等有關《詩》之美刺、淫詩垂戒的說法及批判，有前、後不同的說法，正祖《詩經講義》引用情形及論辨的變化，值得關注。又次，毛奇齡《詩》學專著被引用的情形，以《毛詩寫官記》七十條最廣為引用，依次為《續詩傳鳥名》二十二條的名物訓詁，《國風省篇》者六條、《白鷺洲主客說詩》五條沒有多少原創的內容，引文的立場較小，《詩札》五條，《詩傳詩說駁議》九條。最後，正祖對於毛奇齡其至是《四庫全書》的興趣，基本上與傳進韓國有限的《詩經》專著有關。一四一九年《詩經大全》傳入朝鮮後，幾乎是四百年的廣泛用書，正祖朝時《毛詩正義》傳入的時間並不很長，所以對於毛奇齡的字義訓詁、名物考證，自然成為正祖援用來抄啟文臣論學的最佳材料。¹¹⁷

以上研究成果所述，可知韓國學者關注的焦點都在正祖朝對於毛奇齡《詩》說的接受及影響，但較少對於正祖朝《詩經》研究如何在引用、批判毛奇齡的同時，如何對於朱子《詩》說的態度及論點進行反思，其方法上自覺演進以及朝鮮《詩經》研究的獨立性，其實更為重要。特別是《詩經講義》中君臣條問、條對的問答策略，以及條對中收錄最多的兩位抄啟文臣丁若鏞、徐有渠的《詩經》研究，他們在考證方法、以《詩》解《詩》、漢宋折衷解釋的方法立場，都是掌握毛奇齡對正祖朝《詩經》研究的影響重要的工作。從《詩經講義》的解《詩》方法來看，其多尊奉朱子說法，即使正祖援毛奇齡等異說條問，文臣條對亦不敢大膽突破前說，深入剖析以開創見解，致使毛奇齡說《詩》意見，僅能成為引言而不具有問題意識，毛氏解《詩》的方法，也無法在朝鮮影響開展。正祖的提問是

117 蘇岑：《徐有渠《毛詩講義》的研究與譯注》（成均館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頁141、231-241。

希望廓清後學對朱子說《詩》歧異，達成置信無疑的「真箇尊朱」，期望在朱子與毛奇齡的不同說法中，透過論證以取得說《詩》的平衡觀點，但顯然文臣的態度與治學方法，限制了朝鮮《詩經》學的發展，殊為可惜，甚至無法開展更精深的訓詁考證。

伍、 結論

綜言之，知行合一的學術思想以及尊周思明，以朱子為正統是朝鮮正祖的治《詩》立場，《詩經講義》的觀點立場則有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詩》之難讀在於美刺，說《詩》當先釐清古今聚訟、辨明曲折起興以味《詩》、說《詩》以朱子為依歸，淫詩具勸懲功用、識句法文例，玩味詩旨等五種。《詩經講義》與毛奇齡《詩經》專著的關係，可從形式體例、內容《詩》觀與解《詩》方法來談。在形式體例方面，毛奇齡《詩》學專著的問答體例，與正祖、抄啟文臣御制條問條對的形式，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次，在內容《詩》觀的方面，《詩經講義》的問、對內容，不僅延續前朝英祖時期讀《詩》的成果與存在的疑點，且涵蓋了毛奇齡《詩》學專著中所有探討的問題。再者，《詩義講義》未能有意識地檢視毛奇齡解《詩》方法，其對毛氏的說《詩》的重視選擇，乃工具媒介價值遠勝於方法上的實質價值。至於《詩經講義》對毛奇齡《詩》說的接受與批判情形，透過正祖引毛奇齡批判「淫詩說」的文臣條對分析，可以得知態度保守折衷，大多不敢批評朱子，即使面對不合理的情形，仍試圖援事證曲說迴護。可見文臣對於毛奇齡的意見是有條件的支持，但仍不敢踰越尊朱的大原則框架。

透過《詩經》學的微觀研究以及《詩經》學史的研究評論，可以發現《詩經》學史上的毛奇齡治《詩》評價，主要有二個重點：第一，在學術立場上，能打破權威，不專主一家，不以人廢言，實事求是；但負氣求勝，所論不免偏執。第二，在治《詩》方法上，能考證博辨，辨偽求真，以《春秋》經傳解《詩》；但博而不精，自陷矛盾。歷來詩經學史都只是

論評他批判朱子的謬誤及博辨考證的成果，而不探討他治《詩》的思想及方法的運用，是以毛奇齡清初說《詩》的獨特性，並沒有真正被完全掌握。此外，韓國學者關注正祖朝對於毛奇齡《詩》說的接受及影響，但對於正祖朝《詩經》研究如何在引用、批判毛奇齡的同時，如何對於朱子《詩》說的態度及論點進行反思，其方法上的自覺演進以及朝鮮《詩經》研究的獨立性，其實更為重要，值得研究。誠如葛兆光所云，通過他者來定位自我，就像找到鏡子來反照自身，¹¹⁸對於毛奇齡的《詩經》研究乃至域外傳播情形，正祖朝的《詩經講義》研究無疑是最好的例證。◆

118 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頁 43。

◆ 責任編輯：郭雨穎

引用書目

古代文獻

〔清〕毛奇齡

《國風省篇》，收入《毛西河先生全集》（清康熙間李塨等刊蕭山陸凝瑞堂藏板）。

1995 《白鷺洲主客說詩》，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3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

〔清〕全祖望（著），朱鑄禹（校注）

2000 《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清〕紀昀（編）

1997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清〕阮元（著），鄧經元（點校）

1993 《學經室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清〕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

1985 《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清〕胡樸安

1930 《詩經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

〔清〕徐英

1936 《詩經學纂要》（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

1982 《備邊司謄錄》，第16冊（果川：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82年）。

〔朝鮮〕朴趾源

1997 《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

〔朝鮮〕正祖

2001 《經史講義》，《弘齋全書》，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64-265冊（首爾：景仁出版社，2001年）。

2001 《日得錄》，《弘齋全書》，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67冊（首爾：景仁出版社，2001年）。

- 2001 《羣書標記》，《弘齋全書》，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
《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67 冊（首爾：景仁出版社，
2001 年）。
- 〔朝鮮〕洪大容
1960 《乾淨筆譚》下，《湛軒燕記》，收入《燕行錄選集》，上冊
（首爾：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1960 年
）。
- 〔朝鮮〕丁若鏞
2001 《詩經講義》，《與猶堂全書》，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
：《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82 冊（首爾：景仁出版社
，2001 年）。
- 〔朝鮮〕徐有槩
2001 《楓石全集》，《楓石鼓篋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
：《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88 冊（首爾：景仁出版社
，2001 年）。

近人文獻

于衍存 YU, Yancun

- 2006 〈「白虎會議」與詩經講義——中朝古代《詩經》研究之比較〉，《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9 卷第 4 期
（2006 年 12 月），頁 31-35。

“Baihu huiyi” yu *Shijing jiangyi*: Zhong-Chao gudai *Shijing yanjiu zhi bijiao* ["Forum at White Tiger Temple" and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Songs: Comparative Studies about The Book of Songs in Ancient China and Korea],” *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39, No.4 (Dec., 2006), pp. 31-35.

王利器（輯注） WANG, Liqi (ed.)

- 1980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年）。
Yue man tang dushu jian duan ji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0).

林慶彰 LIN, Chingchang

- 1986 《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
Mingdai kaojuxue yanjiu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Company,
1986).
- 1990 《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 年）。
Qing chu de qun jing bian wei xue (Taipei: Wenchin Publishing Co.,
Ltd., 1990).

周懷文 ZHOU, Huaiwen

- 2010 《毛奇齡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The Study of Mao Qi Ling,” (Dissert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2010).

周懷文 ZHOU, Huaiwen、經莉莉 JING, Lili

- 2012 〈風人之旨，誰可獨得——略論毛奇齡對朱熹「淫詩」說的批評〉，《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3期（2012年5月），7-10+31。
“On Mao Qiling’s Criticism of Zhu Xi’s Obscene Poem Theory,” *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Vol.29, No.3 (May, 2012), pp.7-10+31.

洪湛侯 HONG, Zhanhou

- 2002 《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Shijingxue shi (Peking: Chung Hwa Book Company, 2002).

洪楷萱 HUNG, Kaihsuan

- 2009 《毛奇齡詩經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Maoqiling *Shijingxue* yanjiu,”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Taipei, 2009).

胡春麗 HU, Chunli

- 2014 〈三百年來毛奇齡研究述評〉，《玉溪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第1期（2014年3月），頁28-34。
“Sanbai nian lai Maoqiling yanjiu shuping [A Review of 300 Year Studies on Mao Qiling],” *Journal of Yuxi Normal University*, Vol.30, No.1 (Mar., 2014), pp. 28-34.

馬昕 MA, Xi

- 2014 〈毛奇齡《詩》學理論的邏輯推演與困境突圍〉，《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2卷第5期（2014年9月），頁569-575。
“Maoqiling *Shi* xue lilun de luoji tuiyan yu kunjing tuwei,”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42, No.5 (Sep., 2014), pp. 569-575.

夏傳才 XIA, Chuancai

- 1994 《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4年）。
Shijing yanjiu shi gaiyao (Taipei: Wanjuanlou Book Company, 1994).

孫衛國 SUN, Weiguo

2007 〈義理與現實的衝突——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之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漢學研究》，第25卷第2期（2007年12月），頁187-210。

“Yili yu xianshi de chongtu: cong ding wei piaoliu ren shijian kan chaoxian wang zhao zhi zunming bian qing wenhua xintai [The Conflict between Orthodox Thought and Reality: Choson’s Pro-Ming/Anti-Qing Sentiment as Seen in the Attitudes of the 95 Drifting Persons from Taiwan in 1667],” *Chinese Studies*, Vol.25, No.2 (Dec., 2007), pp. 187-210.

張寶三 CHANG, Paosan

2009 《東亞詩經學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

Dongya Shijingxue lunji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張政偉 CHANG, Chengwei

2012 〈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研究〉，《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24期（2012年6月），頁31-48。

“Maoqiling *Bailuzhou zhuke shuo shi yanjiu*,” *Changshida Chinese Journal*, Vol.24 (June, 2012), pp. 31-48.

張賀 CHANG, He

2012 《毛奇齡學術簡論》（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Maoqiling xueshu jian lun [The Laconic Research on Mao Qiling’s Learning and Thought],”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2).

陳逢源 CHEN, Fengyuan

2000 〈毛奇齡經學論著及其學思歷程〉，《東吳中文學報》，第6期（2000年5月），頁105-130。

“The Discourse of Mao Qi-ling’s Jing Xue and His Course of Studying and Thinking Synopsis,”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6 (May, 2000), pp. 105-130.

陳居淵 CHEN, Juyuan

2002 〈毛奇齡與乾嘉經學典範的重塑〉，《浙江學刊》，2002年第3期（2002年5月），頁125-130。

“Maoqiling yu GanJia jingxue dianfan de chong su,” *Zhe Jiang Academic Journal*, Vol.3 (May, 2002), pp. 125-130.

陳冰冰 CHEN, Bingbing

2011 〈《四庫全書》與李朝後期的文壇動向〉，《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3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105-

109。

“The *Si Ku Quan Shu* and literature tendency in later period of LI Chao,” *Journal of Chang'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3, No.4 (Dec., 2011), pp. 105-109.

梁立昌 LIANG, Lichang

2015 〈李朝時期韓國詩經學的發展探究〉，《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4卷第1期（2015年2月），頁25-27。

“Lichao shiqi Hanguo *Shijing* xue de fazhan tanjiu,” *Journal of Huaibei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Vol.14, No.1 (Feb., 2015), pp. 25-27.

葛兆光 GE, Zhaoguang

2006 〈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第81輯（2006年3月），頁29-58。

“Cong "chao tian" dao "yan xing": 17 shiji zhongye hou dongya wenhua gongtongti de jieti,”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Vol. 81 (Mar., 2006), pp. 29-58.

2014 《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Xiangxiang yiyu: Du Lizhao Zhaoxian hanwen yan xing wenxian zhaji (Peking: Chung Hwa Book Company, 2014).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1988 《清儒學案新編》（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

Qingruxuean xinbian (Jinan: Shandong Qilu Press Co., Ltd., 1988).

劉為 LIU, Wei

2001 〈朝鮮赴清朝使團的文化交流活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0卷第3期（2001年9月），頁74-82+117。

“Chaoxian fu Qingchao shi tuan de wenhua jiaoliu huodong [The Activities of Korean Missions to Qing Dynasty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Vol.10, No.3 (Sep, 2001), pp.74-82+117.

劉毓慶 LIU, Yuqing、張安琪 ZHANG, Anqi

2014 〈韓國李朝《詩經》學以《禮》解《詩》的文化意義〉，《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3期（2014年5月），頁47-51。

“Hanguo Lichao *Shijing* xue yi Li jie Shi de wenhua yiyi [On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Interpreting The Book of Poetry by the Theory of Rite in the Lee Dynasty of Korea],”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39, No.3 (May, 2014), pp. 47-51.

薛立芳 XUE, Lifang

- 2005 《《經問》研究》（煙臺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05年）。
“*Jingwen yanjiu*,” (Master Thesis, Yantai Normal University, 2005).
- 2008a 《毛奇齡《詩》學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Maoqiling Shi xue yanjiu*,” (Dissert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08).
- 2008b 〈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探微〉，《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2期（2008年3月），頁19-21+31。
“*Maoqiling Bailuzhou zhuke shuo shi tan wei*,” *Ludong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25, No.2 (Mar., 2008), pp. 19-21+31.
- 2011 〈毛奇齡《詩》學思想及其對清代《詩》學發展之影響〉，《湖北社會科學》，2011年第9期，（2011年9月），頁128-130。
“*Maoqiling Shi xue sixiang ji qi dui Qingdai Shi xue fazhan zhi yingxiang*,” *Hubei Social Sciences*, Vol.29 (Sep., 2011), pp. 128-130.

〔韓〕千基哲 CHEON, Gicheol

- 2004 《正祖朝詩經講義對毛奇齡說的批判及吸收》（釜山大學漢文學科博士論文，2004年）。
《正祖朝 詩經講義에서의 毛奇齡 說의 비판과 수용》
（부산대학교 한문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2004）。
“*Jeongjojo Sigyeonggang uieseoui Mogilyeong seol ui bipangwa suyong* [The Critique and acceptance of Mokirung theory in Jeongjoe’s lecture on Sheking],”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4) .

〔韓〕尹炫晶 YUN, Hyeonjeong

- 2015 《朝鮮朝正祖親撰「五經百篇」的編纂書志的研究》（成均館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朝鮮朝 正祖親撰『五經百篇』의 編纂과 刊行에 관한 書誌的研究》（성균관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2015）。
“*Joseon Jeongjo qin zhuan Wujingbaipian ui hensan gwa kanko e gwanhan shoshiteki yongu* [A bibliographical study on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Ogyeong-Baegpyeon* which directly edited by the King Jungjo of Choson Dynasty],” (Master Thesis,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2015).

〔韓〕 김효진 KIM, Hyojin

2014 《弘齋全書의 인용문헌분석을 통한 正祖의 독서 행태 연구》(梨花女子大學碩士論文, 2011年)。

“Hongjaejeonseoui in yongmunheonbunseog eul tonghan Jeongjo ui dogseo haengtae yeongu [A Study on Jeongjo’s reading behavior based on the citation analysis of HongJaeJeonSeo],”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wha Womans University, 2011).

〔韓〕 李炳燦 LEE, Byungchan

1994 《正祖朝詩經講義研究》(忠南大學碩士論文, 1994年)。

《正祖朝의 詩經講義 研究》(충남대학교 대학원 국어국문학과 석사학위논문, 1994)。

“Zhengzu chao ui *Shijing Jiangyi* yongu [A study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book of Odes by the king Jung-jo],”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ungnam National University, 1994).

2011 《韓中詩經學研究》(首爾:保景文化社, 2001年)。

Han Zhong Shijingxue yanjiu (Seoul: Bo Kyung Publishing Co., Ltd., 2001).

〔韓〕 沈慶昊 SIM, Kyungho

1989 《李朝の漢文學と詩經學》(京都大學博士論文, 1989年)。

“Richo no kanbungaku to *Shikyogaku*,” (Dissertation, Kyoto University, 1989).

1999 《朝鮮時代漢文學與詩經論》(首爾:一志社, 1999年)。

《조선시대 한문학과 시경론》(서울:일지사, 1999)。

Joseonsidae Hanmunhagg wa Sigyeonglon (Seoul: ILJI Company, 1999).

2006 〈丁若鏞的《詩經》論與清朝學術的關係:以繼承、批判毛奇齡學說為例〉,收入黃俊傑(編):《東亞視域中的茶山學與朝鮮儒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6年),頁 115-151。

“Dingruoyong *Shijing* lun yu Qingchao xueshu de guanxi: yi jicheng, pipan Maoqiling xueshuo wei li,” in Huang Chun Chieh (ed.), *Dongya shi yu zhong de Chashan xue yu Chaoxian ruxu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5-151.

〔韓〕 金興圭 KIM, Heunggyu

1982 《朝鮮後期詩經論和詩意識》(首爾: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所出版部, 1982年)。

《朝鮮後期の 詩經論과 詩意識》(서울:高大民族文化研究

所出版部，1982）。

Joseon houqi Shijing lun he shi yishi (Seoul: Kodae Minjok Munhwa Yonguso Chulpanbu, 1982).

〔韓〕金基喆 KIM, Kichui

1991 《朝鮮正祖大王與丁若鏞問答詩經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年）。

“Chaoxian Zhengzu dawang yu Dingruoyong wenda *Shijing zhi yanjiu*,”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991).

〔韓〕金文植 KIM, Munshik

1996 《朝鮮後期經學思想研究——以正祖和京畿學人為中心》（首爾：一潮閣，1996年）。

《朝鮮後期經學思想研究：正祖 와 京畿學人 을 중심으로》（서울：일조각，1996）。

Choson hugi kyonghak sasang yongu: Chongjo wa Kyonggi hagin ul chungsimuro (Seoul: Iljogag, 1996).

〔韓〕金鎬 KIM, Ho

2010 〈《古今圖書集成》在朝鮮的傳播與影響〉，《東華漢學》，第11期（2010年6月），頁241-272。

“*Gujin tushu jicheng zai Chaoxian de chuanbo yu yingxiang*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Gujintushujicheng* in Chosun Dynasty],”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11 (June, 2010), pp. 241-272.

〔韓〕金秀炅 KIM, Sugyong

2012 《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年）。

Hanguo Chaoxian shiqi Shijing xue yanjiu (Taipei: Wanjuanlou Books Co., Ltd., 2012).

〔韓〕楊沅錫 YANG, Won Seok

2007 《朝鮮後期文字訓詁學研究》（高麗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조선 후기 문자훈고학 연구》（고려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2007）。

“*Joseon hugi munjahungohag yeongu* [Study on Graphonomy, Exegetics in the late of the Joseon Dynasty],” (Dissertation, Korea University, 2007).

〔韓〕蘇岑 SO, Jam

2014 《徐有架《毛詩講義》的研究與譯注》（成均館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徐有渠의 『毛詩講義』 研究와 譯注》（성균관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4）。

“Seo Yu Ku ui *Maoshijiangyi yongu wa yizhu*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with notes on *MoSiKangUi* of Seo Yu-Ku],” (Dissertation,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2014).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

한국경학자료시스템, koco.skku.edu, 檢索日期：106年11月11日。

高麗大學海外韓國學資料中心

해외한국학자료센터, Kostma.korea.ac.kr, 檢索日期：106年11月11日。

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

hanchi.ihp.sinica.edu.tw/mql/login.html, 檢索日期：106年11月11日。